

基于预设理论的俄语幽默言语分析

王丽娜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预设理论研究由来已久, 且呈多元化趋势, 其跨学科性体现的愈发明显。预设与幽默言语之间联系密切, 在预设理论视域下探讨言语幽默问题, 就是利用预设的可撤销性、合适性和共知性等特征, 对幽默言语的生成和解读进行语言层面的探讨, 进而运用语言预设理论有效推动俄语幽默话语的发展。

关键词: 预设; 预设的特征; 幽默言语

中图分类号: H35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预设 (presupposition) 也称为“前提”“先设”“前设”, 源于哲学领域, 本是研究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所涉及的概念。根据预设的不同特性和研究视角, 预设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总体来看, 普遍采用基南 (Keenan) 的分类方法, 将预设分成语义预设 (semantic presupposition) 和语用预设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两种。“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不是相互抵触的概念, 一般地说, 任何在给定的语境中表达出来的命题的语义预设将是在那个语境中的人的语用预设” (转引自胡泽洪 1996: 19)。所以, 语义预设是纯静态的、逻辑抽象的, 而语用预设是动态的、具体的。语义预设是语用预设的基础, 语用预设是对语义预设研究的深化与扩展, 二者如同一对“连体龙凤胎” (丛日珍, 仇伟 2015: 30), 既交叉又互补。基于此, 本文将二者结合, 探讨预设理论对幽默言语行为的影响。

2 预设理论概述

预设最早是德国逻辑学家、哲学家弗雷格 (G. Frege) 于 1892 年在《意义和所指》 (On Sense and Reference) 一文中, 区分意义 (sense) 和所指 (reference) 时所注意到的现象。他认为, 任何命题都有一个明显的预设, 说话人使用的专有名词是有所指的, 必指某一客观存在的实体。后来, 围绕“所指”问题, 英国哲学家罗素 (Russell)、斯特劳森 (Strawson) 等人进一步深化和补充了预设理论。斯特劳森把预设看成是一种特殊的语用推理, 他认为, 任何有意义的自然语句都能推导出一个背景假设 (预设), 该预设可表现为另一个语句 (魏在江 2003: 32)。随后, 预设便一直是逻辑语义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逻辑语义学把预设看成是两个语句或命题之间的一种语义关系, 基于真值条件、从逻辑和语法角度进行说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斯托纳克尔 (Stalnaker)、基南 (Keenan) 和莱考夫 (Lakoff) 等语言学家注意到, 真值理论在描述预设失灵时遇到了难题, 预设与语境联系密切, 这便涉及到预设的合适性和共知性问题。按照斯托纳克尔的说法, 与其说预设属于命题或句子, 不如说预设属于人 (张家骅 2009: 71)。一个语句或命题若要被交际双方理解, 使得交际过程

顺利进行，交际双方应具有关于该语句或命题的共有的知识储备，这种“共同的知识储备”即为该语句或命题的语用预设。后来，菲尔墨（Fillmore）、尤勒（Yule）、卡图南（Karttunen）、列文森（Levinson）等语言学家从预设的定义、分类、属性、功能、预设触发语等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至此，预设理论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

而国内对预设理论的研究，大体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经历了对西方研究成果的译介、评鉴到独立探索等阶段。其中，较早引介“预设”概念，重视国外预设研究文献翻译的学者应属胡壮麟（1980）、沈家煊（1986）、涂纪亮（1988）等人。现今，越来越多的学者（魏在江、陈春仁、蒋冰清、朱永生等）从不同的视角对预设理论进行多维度阐释，将其应用于各种语言现象的研究中，预设的跨学科性体现得愈发明显。

3 预设与幽默言语的联系

“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林语堂 2014：52），是一种特殊的情绪表现。这种情绪表现总有语言文字的“纠缠”，所以幽默言语几乎“占据”了幽默的位置。幽默言语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言简意赅、引人发笑，能够营造愉悦气氛、缓解紧张压力，堪称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润滑剂。

任何事物本身并不幽默，幽默只存在于接受者的认知过程中（转引自黄碧蓉 2007：26）。所以，幽默话语只是实现幽默的“原料”，还需话语接受者将其与具体语境中的“不和谐”因素相结合，才能将这种“原料”加工成“幽默产品”。基于此，幽默言语依赖于接受者，依赖于语境，是一种语用现象。它主要是利用人们惯性的认知思维，先给出一个命题，巧妙地释放认知迷雾，使听话人作常规性判断，然后再引出一个“南辕北辙”或完全“出人意料”的命题，使听话人辛辛苦苦构建的语义理解瞬时被推翻，化为乌有。这一语用推理过程便是幽默言语的生成与消解过程，“犹如听话人被诱惑着走在花园的一条路径上，而后却发现走错了路，需择返另路重新走，即所谓的‘花园路径现象’（garden path phenomena）”（转引自黄碧蓉 2007：25），具有多维性和互动性特征。

就本质而言，幽默言语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产生于“期待的落空而造成的感情迸发”（转引自黄碧蓉 2007：25），“期待”与“落空”差距越大，幽默效果就越明显。这种所谓的“期待”实际上就是一种“预设”。所以，预设理论与幽默言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幽默话语中存在很多预设现象，许多幽默言语的生成与实现，都是巧妙利用预设理论的直接结果。

4 预设触发幽默言语

综观国内外学者（斯托纳克尔、卡图南、列文森、何自然、何兆熊等）对预设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预设因其独特的属性和特征，能够在语言层面有效推动幽默话语的产生。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首先要考虑的是预设的可撤销性、合适性和共知性，这三大属性在解析幽默话语的生成机制方面处于突出地位，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论述。

4.1 利用预设的可撤销性触发幽默言语

在动态的言语交际过程中，随着话语的不断推进，由于一些语言因素或非语言因素的影响，使得语句或命题的前后预设语义或逻辑上相抵触，与人们的认知和常识相冲突，也就是产生了不和谐、不一致，导致原有的语境假设被推翻，前预设取消。预设的这种可撤销性与幽默言语研究领域传统的“乖讹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前后两部分信息在语义上的逻辑矛盾，这便为幽默话语的实现提供了途径。

例①：

— Вы откуда?

- Из Москвы.
 — Сейчас все из Москвы, можно **конкретнее**?
 — Бишкек.
 (译:
 ——您来自哪里?
 ——莫斯科。
 ——现在所有人都说来自莫斯科, 您能**再具体点**吗?
 ——比什凯克。)

在这则言语幽默中, “再具体点”为表示比较的词语触发, 预设“来自莫斯科市”, 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 可受话人却回答“来自比什凯克”, 而比什凯克地处吉尔吉斯斯坦, 这与我们的常识是不相符、不和谐的。这样一来, 问话人先前所作的常规的合理假设突然失效, 预设被取消, 根据预设而来的心理期待瞬间落空, 听话人“消解”了话语, 幽默诙谐也就产生了。

- 例②:
 — Привет, как дела?
 — Отлично! Делаю **второй** миллион!
 — Как, уже?!
 — Ну, с первым, увы, так ничего и не получилось!
 (译:
 ——你好,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好极了! 正在赚**第二个**一百万!
 ——哇! 已经(赚够一百万了)?!
 ——唉, 第一个一百万毫无结果!)

“第二个”为表示顺序的词语触发, 预设“第一个一百万已赚得”, 听话人头脑中一系列付出努力小、常规性的语境假设被激活和唤起。可当听话人进一步追问后, 得到的确切信息却令人恍然大悟, 开怀大笑。既然“第一个一百万毫无结果”, 何来第二个之说? 这种新信息与刚建立起来的语境假设产生的矛盾, 使受话人发现“和谐”的期待失去了平衡, “笑”果非同凡响。

4.2 利用预设的合适性触发幽默言语

预设“体现的是话语及其语境之间的一种关系”(何自然, 冉永平 2010:135)。一般来说, 若使言语交际有效顺畅地进行, 使用中的任何话语应满足当前的语境条件, 符合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 这样的言语行为才是合适的、恰当的。但有些情况下, 交际者出于某种交际意图, 违背预设的合适性, 有意无意地说出和预设相矛盾的言语, 产生一种“惊异效应”(surprise effect), 让人出乎意料的幽默效果也随之伴生而来。

- 例③:
 Маленький мальчик залез в чужой сад за яблоками, но тут его за ноги хватает охранник и спрашивает:
 — Как звать?
 В ответ молчание.
 — Как звать?
 В ответ опять молчание.
 —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 спрашиваю, как звать, а то сейчас ноги выдерну!
 — **Саша!**

- А что раньше молчал-то?
— **Глухонемой**... (摘引自张洁 2018: 63)

(译: 一个小男孩溜到别人家园子里偷苹果, 刚好被看护人员逮个正着, 抓住小男孩的脚问道:

- 你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不吭气。
——你叫什么名字?
还是不吭气。
——我最后一次问你, 叫什么名字? 再不说就把你的脚扯下来!
——萨沙!
——那之前为什么不说话?
——我是**聋哑**人……)

在这则幽默对话中, 经过果园看护人员的再三追问以及恐吓威胁, 小男孩终于道出自己的名字。一声“萨沙”, 答有所问, 预设“小男孩没有听觉和语言障碍, 且理解力正常”, 而后来的答话“我是聋哑人”, 让人忍俊不禁, 幽默效果十足。既然是聋哑人, 那怎么能听懂问话并且用语言加以表达呢? 发话者的这一言语行为显然是不恰当的, 是与客观事实相背离的, 将小男孩纯真可爱的本性充分表露出来。

例④:

- Пааап, а что такое мужчина?
— Ну... **Это** сильный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любит, охраняет и заботиться о своей семье!
— Здорово! Хочу стать мужчиной, **как мама!!!**)

- (译:
——爸爸, 什么是男人?
——额……男人**就是**身体健壮, 关爱自己家庭的人。
——太棒了! 我要成为一名男人, **像妈妈那样的!**)

“就是”为信念触发, 预设“性别为男”“男性有一定特征”。就在听话人对此作常规性理解时, 孩子的答话却出现突然的框架转换, 一句“像妈妈那样的”, 违背了事实, 突出“男性”和“女性”这一对概念在语义上的逻辑矛盾与冲突, 对于同一个人来说, 具备两种性别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这一言语行为导致先前的预设失调, 流露出孩子的天真无邪, 以及母亲的家庭主导地位, 让人不禁哑然失笑, 渲染出浓厚的幽默气氛。

4.3 利用预设的共知性触发幽默言语

以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 (Halliday) 对新信息和已知信息的划分为基础, 结合布拉格学派的奠基者、捷克语言学家马泰休斯 (Mathesius) 提出的实义切分理论, 可知预设作为信息传递的出发点, 是一种隐含的、没有通过形式明确表达的已知信息, 是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 即格伦迪 (Grundy) 所说的“共知假设”。在无标记的情况下, 反映在主位结构中。如果缺乏这样的共有知识, 容易产生预设信息偏差, 出现言语交际障碍, 妙趣横生的幽默效果往往由此产生。

例⑤:

- В ресторане.
— Официант. Вы **можете** приготовить бифштекс, но только сочный, с кровью?
— Нет.
— А лазанью, со шпинатом, сыром и беконом?
— Нет.

— Ну хотя бы шашлык из осетрины пожарить сможете?

— Нет.

— А что же вы, черт побери, можете?

— Могу оформить заказ, сударь. Я официант, а не повар!

(译：在饭馆：

——服务员，您能做一份煎牛排吗，要嫩一点，带血丝的？

——不能。

——那能做一份肉饼吗，加点菠菜、奶酪和腊肉？

——不能。

——烤鲑鱼肉串总可以吧？

——不能。

——见鬼了！那您到底会什么啊？

——我会点餐，先生。我是服务员，不是厨师！)

分析可知，在这段对话中，顾客与服务员之间出现交际失败，是由于他们的认知各异，预设信息存在偏差所致。顾客使用涉及听话人能力的礼貌话语形式，实则是在实施“请求”这一间接言语行为，其预设“服务员有能力做某事”，聚焦在各种菜肴上。而服务员却会错了意，不仅停留在字面语力上，更将说话人的语义焦点位移至其“能力”方面，使预设内容发生转变，影响了信息的顺利传达。最后的对话解开了顾客的迷惑，打破了这种尴尬失衡的局面，令人捧腹。

例⑥：

— Девушка, какой у вас телефон?

— Моторола.

— Нет,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номер?

— Федеральный.

— Да нет, цифры какие?

— Арабские.

(译：

——姑娘，你电话是多少（什么样的）？

——摩托罗拉。

——不是，我是说号码？

——联邦号码。

——不是，那数字是多少（什么样的）？

——阿拉伯数字。

在这看似答非所问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的认知库和认知空间中相会合、相交融的区域（Красных 2001：180）并未发挥作用。由于语言使用的经济原则，问话人的言语过于简单化，违背了合作原则之数量准则，这便给了姑娘“可乘之机”。借助какой一词的多义性以及交际语境的动态性，听话人巧妙利用歧义话语，回答幽默诙谐，既遵守了礼貌准则，顾及了对方的面子，又隐蔽地表达出自己的交际意图，拒绝了对方的要求。

实际上，交际双方这种缺乏共同的预先信息的现象，也是预设隐蔽性、主观性、单向性的具体体现。

5 结束语

预设是不说出来的话语，具有可撤销性、合适性和共知性等特征。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巧妙利用预设属性，结合幽默传统理论的“花园路径现象”“乖讹论”和“惊异效应”，

打破听话人的和谐期待,进而有效推动幽默言语的生成与消解。交际双方借助预设策略实现幽默话语,既能礼貌得体地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又能营造妙趣横生的愉悦气氛,引人发笑,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附注

1 本文俄语语料如无特殊说明,均取自俄罗斯搜索引擎яндекс,译文为作者译。

参考文献

- [1]Красных В.В. Основы психологии и теори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M]. Москва: ИТДГК, Гнозис, 2001.
- [2]丛日珍,仇伟. 喜剧小品演员幽默言语行为预设策略与运行机制阐释[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1).
- [3]何自然,冉永平. 新编语用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4]胡泽洪. 论语用预设[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6(6).
- [5]黄碧蓉. 幽默话语“花园路径现象”的关联论阐释[J]. 外语研究, 2007(6).
- [6]林语堂.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M]. 北京: 天天出版社, 2014.
- [7]魏在江. 预设研究的多维思考[J]. 外语教学, 2003(2).
- [8]张洁. 俄语言幽默的会话含义分析[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8(4).
- [9]张家骅. “语义预设/语用预设”的一个视角[J]. 外语学刊, 2009(3).

Analysis of Humorous Utterances in Russian with the Presupposition Theory

Wang L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presupposition theory has a long history and shows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and transdisciplinarity.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upposition and humorous utterances. By using the fundamental properties of presupposition, such as defeasibility, felicity and mutual knowledge, the gen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humorous utterance can be discuss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orous utterances in Russian can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Key words: presupposition; properties of presupposition; humorous utterance

作者简介: 王丽娜(1990—), 山东济宁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在读, 研究方向: 语用学。

收稿日期: 2019-01-29

[责任编辑: 靳铭吉]